

## 偶然想起

龙好

偶然

想起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些事情。

人和人不同，怎么个不同，有各种分类法。

不过如和动物挂起钩来，则基本

可分为喜欢动物的和不喜欢动物两类，

都是个人私事，难说谁好谁不好。

幼时至童年时代，我的生活轨迹是

沈阳—北京—成都—北京，这几个地方

都是大城市，除了父母带我偶尔去一

两次动物园，其他与动物联系的方式基

本没有。

少年时随父母支守从北京转学到宁

夏，开始有了近距离接触动物的机会，贺

兰山沉寂而广漠的原野从此向我打开了

大门，让我接触到很多大城市里见不到的

野生动物，于是发生了各种与动物的

故事，好事坏事都干过。

之后的一些年，因为有时间又有场

地（家里一直住平房，房前有空地），我或

帮家里或自己饲养了一些家养动物，有

鸡、兔、猪，还有热带鱼、信鸽、狗等。

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禽家畜，它们都

给我的少年时代增添了很多乐趣。

往事映入眼帘。

1962年，我家从北京搬到宁夏大武口，

这是大西北一个荒凉贫瘠的小镇。

那年我10岁，上小学二年级。

两三年后，随着国家启动“三线建设”

和石炭井、汝箕沟矿区的开发，一批

大型工矿企业相继迁入，大武口开始热

闹起来，成为宁夏工业建设的热土，但这

是后话。

当时的大武口，还是一片待开垦的

地方。方圆几十公里，只有一个小镇、一

个村庄、一个工厂。

小镇就是后来的大武口镇，再后来升

格为大武口区；村庄是大武口人民公社，

后来改为大武口乡；工厂是父母的工作

单位冶金部宁夏汝箕沟选煤厂，后来改

建成大名鼎鼎的冶金部905厂，现在是

上市公司宁夏东方钽业。

一家人到宁夏后，住在距厂生产区

约两公里远的家属生活区。家属区有十

几排青砖与土坯相结合盖起来的窑洞房，

四面并无围墙遮拦，可以随意进出。

我家靠南面，房后有一条路，房前长着几

棵歪歪斜斜的沙枣树。

刚到大武口的第二天，厂里搞福利，父亲领回来一大块肉，我一看，是整

整一只骆驼腿！骆驼也能吃？我充满疑惑。母亲剥下来一块做给我们吃，感觉没怪味还相当好吃。之后很多年，我一直有骆驼肉比牛肉更好吃的味蕾记忆。

谁知自从来到宁夏，原本在北京因过敏性哮喘只能休学的身体竟奇迹般好了起来，可以正常上学和玩耍了。

来后没几天，我离开家第一次向家属区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向四周张望，只见身后是连绵不绝的贺兰山，山上光秃的，只有青褐色的山岩，没有一片绿色林树，北面远处是停产的毫无生气的厂房，而东面和南面满目都是戈壁荒滩。

我来到家属区东面，一条蜿蜒小路通往看不见的镇上，小路远方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没有人的沙丘和原野，等了很久也不见有车或者人经过。

还好，远处终于走来一驾马车，走近一看，拉车的竟是一匹马、一头驴和一只骆驼！这场景让我惊讶无比，多年后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三个瘦弱的牲口奇怪地栓在一起，无精打采地向前走着，坐在车上的车夫脑袋缩进羊皮袄里，旷野中只有蹄声“得……得……”，车声“哎哟……哎哟……”，一会儿，马车走远了。这时，忽然毫无预兆地刮起一阵大风，瞬间天都黄了，沙尘遮天蔽日地袭来，灌满了我的脖子，我连忙顶着狂风向家里跑去。

大武口，你最初给我带来的落差和震动可想而知。

学校在镇上，上学时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路周围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沙丘，或是长着野草和灌木的草原。与真正的草原相比，这里只能用荒漠或荒芜这样的词形容。但此时，那广袤的荒原和野草里的各种动物，都使一个来自北京的少年感到新鲜和惊喜。

千百年来，这片原野、沙丘几乎没有受到过人类的惊扰，静静地延续着它的原始生态。沙丘上长着不知名的小灌木，枝条上结着红色的小圆果，味道酸酸甜甜的，我们叫它“酸溜溜”，路过时总会摘几颗吃，可不知是否能食用又不敢多吃。野地里有沙蓬、芨芨草、骆驼刺、苦豆子、甘草等野草和能做药的草，有红柳、柠条、田鼠。

除各种小动物外，原野上大动物也不少，马鹿、狍子、野猪、野骆驼、狐狸，据说还有让我们很害怕的狼。大武口往西走是贺兰山，从沟口进去，能看见若干只或成群的岩羊，有时还能看到头上角很大的大头羊（盘羊）。

酸枣等灌木，还有稀稀落落的沙枣树和杨树。土沟里有清水流淌，草地上有野花开放。好玩！放学后和休息日，这里自然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你想听到这片土地纯粹和自然的声音吗？荒滩上，蚂蚱一会跳一会飞，落到地上也不闲着，摩擦着身体发出“唧一唧一”的声响；蝉爬到杨树高处，不知疲倦地“吱一吱一”吟唱，藏在石头缝中的蟋蟀偶尔也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声；蜥蜴在山坡上快速爬行，传来细微的“窸窣”声，留下一行长长的痕迹。

更吸引我们的是，草丛深处时常会有田鼠、野鸡、野兔，甚至沙狐等动物的身影掠过。

灰棕色的“沙半鸡”<sup>①</sup>，长得胖乎乎的，体形约有家鸡一半大，闷闷的不爱啼叫，经常成对或一群出来活动觅食。沙半鸡体色与土地和植被颜色接近，很不容易被发现，当人走近时才突然飞起，但又不飞远，而是距你三五十米处又落下来。土黄色的“呱呱鸡”<sup>②</sup>，这货身材矫健，善走善跑，“呱拉一呱拉一”的叫声，打破了原野上的寂静。第一次遇到它们时，见这些小东西只走不飞，我好奇地绕着草丛跟踪着，它们则不慌不忙在前面穿行着，还不时回头看看你，你慢它慢，你快它快，越来越近，我放开脚步扑上去，哗啦啦，它们飞了起来，原来这些家伙会飞！

走在原野深处，会碰见野兔子，它身背面上沙黄色，肚子和尾巴里面则呈白色。一听见动静就跑，这时兔身在草丛中隐约约约，只看见白色的兔尾巴一闪一闪，见人没追过来，兔子还会停下来，抬起头竖起耳朵来望着你。

天空中也充满着生气。成群的大雁，独翔的草原雕，衬着西部特有的蓝天白云。一只鹰盘旋着越来越低，忽然俯冲向地面，一阵尘土扬起，那鹰飞起时，爪下多了一只挣扎的兔子或者田鼠。

除各种小动物外，原野上大动物也不少，马鹿、狍子、野猪、野骆驼、狐狸，据说还有让我们很害怕的狼。大武口往西走是贺兰山，从沟口进去，能看见若干只或成群的岩羊，有时还能看到头上角很大的大头羊（盘羊）。

我第一次看见野羊没在山里，竟然就在家的附近。那天，我自己走出去，在离家不远的草丛中玩。忽然，一只野羊（不知是岩羊还是黄羊）出现在我面前，只见那羊肩高六七十公分，毛色灰黄，两个羊角立着，斜射的阳光下显得分外精神。我俩相距不过两米，我不敢动，它也没动，我看着羊，羊凝视着我，过了好一会，它才扭头跑开，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隔多年，那人羊相见的画面仍多次浮现：晚风中，金色夕阳洒在草滩，一个怯怯的男孩，一只警惕的野羊，面对面地站着，一会儿，他们对峙的目光渐渐松弛下来，空气中传递着和解的柔软气息。人羊离去，但他们都留下了记忆。

近年来，宁夏生态恢复成效明显，贺兰山岩羊数量大大增加，总数约有三四万只之多。

注：①沙半鸡：“沙半鸡”即斑翅山鹑，学名Perdix dauuricae，鸡形目雉科山鹑属。分布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栖息于平原、草原、低山丘陵、灌丛草地，主要以植物种子、嫩芽和昆虫为食。夏季多成对活动，秋冬季常成群觅食。

②呱呱鸡：“呱呱鸡”即石鸡，有两种。石鸡，学名Alectoris chukar；国内分布于西北、华北至东北等地区。大石鸡，学名Alectoris magna，体形比石鸡大一些，国内分布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区。二者同属鸡形目雉科石鸡属。常栖息于低山丘陵、灌丛草地等，日行性，喜集群活动，善于在地上行走和奔跑，以草木植物的嫩芽叶浆果、种子、根茎、昆虫及农作物为食。斑翅山鹑、石鸡、大石鸡都于2000年8月1日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斑翅山鹑和石鸡都肉质鲜美，有较高食用价值，上世纪80年代国内已开始人工养殖。

## 树状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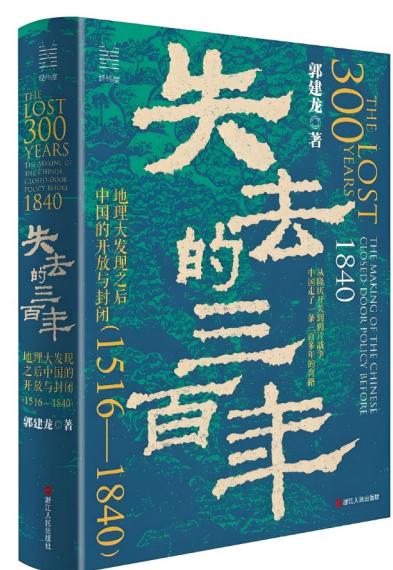
人就像树一样，肌体自有排异性，只能容纳和自己一样质料的东西。所以人在感情上只能顺势而为，天然爱上的，10年后还一样爱着。有时在意外情况下也会产生情感关系，身在其中的人虽勉力培养，但怎么都爱得不浑然——内在自我不停地排斥一个本性不喜欢的类型，且分泌出自我厌恶。只有符合本心的爱，才是滋养人的，不让人内耗。

人的成长，也应该像树一样，由上及下，在根部汲取营养，输送到枝叶末端。

对人而言，这就是在经验和实物中学习，关照本心，凝结成体悟，指导之后的生活。而这个程序，如果被倒置，打个比方，不断有人在前方以超前理论揠苗助长，而你的体验其实没走到那一步，也就是说，心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经验，那么你的骨骼会被拔得脱臼。而经验与心的不同步，会造成“虚相”，是不能承重的，迟早会坍塌。

（据《今晚报》）

## 荐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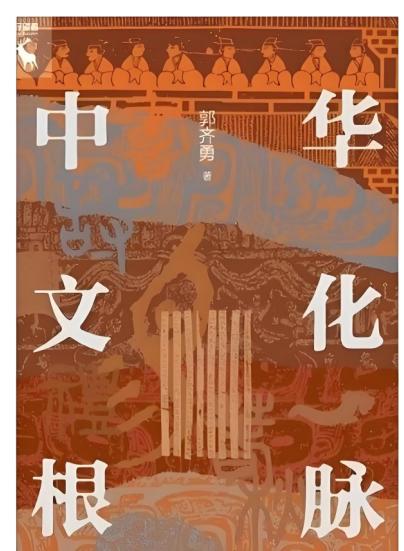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用40余万字给我们讲述了从隆庆开关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对外交往史。所谓的闭关锁国，其实是信息锁国、是官僚锁国、是制度锁国。集权制度对开放的天然恐惧，造成对新技术的断绝。即使没有鸦片这个契机，这个封闭的政权也必将在其他契机中轰然崩塌。

## 《中华文化传播根脉》



作者：郭齐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的主题，包括五经、礼乐、四书、诸子、儒道、佛禅、天人、劝学制度等，进行了学理上的阐释，并从当代人的视角讲述了其与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作者指出，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 走出沉默的误区

## 腊八节的别样风俗

的。有人说，一个习惯沉默的人是一尊雕像，一个习惯沉默的家庭是一间旅舍。而我们往往在沉默魅力的光环下忽略了它阴暗的一面，一把提琴，摆在乐师指间，光阴便融化了；一支画笔，握在画师手中，冬天便盛开了。如若我们选择沉默，便是放弃了过多的精彩，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修养，你的人格，你的学识。

走出沉默的误区，我们应该张扬

的活力，让每一次沉默化成一次深情酝酿。拒绝不必要的沉默，我们丢掉的只是沉甸甸的包袱，得到的将是一日千里的进步。

（据《民主协商报》）

除了喝腊八粥等习俗之外，其实还有五花八门的别样活动，不仅寓意美好的祝愿，而且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家族的温暖与团结的力量。

“腊八吃冰”是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的保留项目。“来年成不成，先看腊八冰”，

这是古人传承下来预测年景的一句农谚。

民间认为，腊八这天的冰非常神奇，

吃了后，一整年肚子都不会痛，所以古人一

般都会在前一天去河里挖腊八冰，或

是用盆装上井水让它结冰，等到了腊八

这天，就将冰脱盆并敲成碎块后食

用。除了食用，腊八冰还有什么功

效呢？古人知晓，如果到了腊八节

时，冰层很硬，块头很大，这说

明天气已经很冷了，预示着来

年会风调雨顺，粮食将迎来大

丰收。

“腊八扫屋”则是以山东

农村为代表的部分地区进行

的一项民俗活动。为了迎接

这一天，村里人早早就把扫屋

的笤帚绑在长杆上做好准

备。这是便于清扫房间，可以

把屋子的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

清理干净。在保留了这一习俗的地区还有一种说法，如果

有入家在腊八节这一天没时间

（据《天津日报》）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腊八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基因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起初，“腊日”并不固定，直至汉代才被确立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说为“腊日”增添了新的含义，同时也将日期固定在了“腊月初八”。在这一天，民间

